

中华大方略全书

盛世危言

智慧宝鉴

〔清〕郑观应

列强虎狼入寇
盛世危在顷刻
富国难就步武

洞开中国门户
亡羊补牢为期
振兴唯有强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华大方略全书

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卷一 通论

道器	(1)
议院上	(3)
议院下 (甲午后续)	(5)
公举 (甲午后续)	(7)
原君 (甲午后续)	(9)
自强 (甲午后续)	(11)
公法	(12)
交涉上	(13)
交涉下 (甲午后续)	(16)
条约 (甲午后续)	(18)
教养	(20)
建都	(22)
入籍 (甲午后续)	(24)

卷二 礼政

学校上	(25)
-----------	------

学校下	(27)
西学	(29)
女教	(32)
考试上	(34)
考试下	(37)
藏书	(38)
日报上	(40)
日报下	(42)
典礼上	(44)
典礼下	(46)
传教	(48)
训俗	(50)
医术	(52)

卷三 吏政

吏治上	(55)
吏治下	(58)
通使	(60)
游历	(63)
书吏	(65)
闾宦	(67)
廉俸	(68)
限仕	(69)
汰冗	(71)
律法	(74)
狱囚	(77)

罚赎	(79)
禁烟上	(81)
禁烟下	(84)
盗工 (甲午后续)	(87)
革弊	(88)

卷四 户政

税则	(90)
厘捐 (甲午后续)	(94)
银行上	(98)
银行下 (附钞票)	(100)
圜法	(103)
铸银	(105)
盐务	(108)
捐纳 (甲午后续)	(110)
停漕	(112)
国债	(114)
度支 (甲午后续)	(116)
户口 (甲午后续)	(118)

卷五 户政

商务一	(119)
商务二	(121)
商务三	(124)
商务四	(127)

商务五	(129)
商战上	(131)
商战下	(134)
赛会	(135)
保险	(139)

卷六 兵政

练将	(141)
练兵上	(143)
练兵下	(147)
水师	(150)
海防上	(155)
海防中	(157)
海防下	(159)
边防一	(161)
边防二	(163)

卷七 兵政

边防三	(165)
边防四	(166)
边防五	(167)
边防六 (甲午后续)	(169)
边防七 (甲午后续)	(171)
边防八 (甲午后续)	(174)
边防九 (甲午后续)	(177)

江防	(180)
炮台	(182)
火器	(183)
弭兵	(189)

卷八 工政

技艺	(191)
纺织	(194)
农事	(197)
垦荒	(199)
旱涝	(201)
治河	(203)
招工	(208)
恤贫	(210)

卷一 通论

道器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乘，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

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浸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观《易·系》下传第二章，包牺、神农、尧、舜诸帝，以及后世圣人之制器尚象，莫非斯道之流行，器固不能离乎道。又《阴符经》谓：“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则道又寓于器中矣。盖太极未判，形体未坏者，即乾坤成列，絪縕元气，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即形体已坏，无以见易，是朴散而为器，不得谓之道矣。然道之见端，不能不散而为器。凡天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所谓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天下无离性之道，亦天下无离阴阳之器。凡有性必有情，有体必有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即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即情也。寂然不动，无声无臭者，道之体；感而遂通，有情有信者，道之用。欲澄其体，妙其用，错综变化，必不外乎易道。故庄子《南华经·天地外篇》云：“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观，而万物之应备。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即形而上焉者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即形而下焉者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兼者合而一之之义，分而两则道器离矣。其所论精当，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矣。溯自三代以上，君师合一，政教并行；三代以降，君师判位，政教殊途，不讲精一执中之旨。名曰教师孔、孟，政法唐、虞，实则徒托空言，未能躬行实践，岂但失《周官·考工》之政而已哉！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为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彼此洞识阴阳造化之机，形上形下之旨，无分畛域，永息兵戈，庶几一道同风之盛，不难复见于今日。余拭目而俟之矣。

议院上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蔑之。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之上议院，人无定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盖官不必备，惟其贤也。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每七年逐渐更易，世爵则任之终身。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举员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多寡。举而不公，亦可废其例，停其举，以示薄罚。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繁，员亦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惟礼拜日得告休沐，余日悉开院议事。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员旅见。议院坐次，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不同心者居左，中立者则居前横坐。各国公使人听者，皆坐楼上。德之規制，大概亦同。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

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赓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齟齬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人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未必能尽知人之明；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斯民之隐；而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即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筐。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颟顸。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颟顸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议院下（甲午后续）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华。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何则？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妇孺皆知。凡有病于民者，如公稟政府改革，无不俯顺輿情，非昔日只顾在上者之权势，而不顾其民之疾苦也。

英国《马恩西史记》论欧洲各国，上代亦以权势治民，其民迫求在上者改革易法，不许，则必有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者矣。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破崙制其死命。普相

赐德鹰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拿坡崙，嘉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名曰良民会。未几，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自立报馆，任意见论政事，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终不轻泄于外也。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合而为一，以逐拿坡崙。日耳曼、奥斯马加、俄罗斯、波瀾、希腊、法兰西、西班牙诸国人，皆苦人君治国，专恃权势，若不改旧章，不得不潜自立会，藉以整顿国家，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国，会党即自然解散，匿迹销声。查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今各处大会党不在欧西，而在欧东，如俄罗斯一国，仍以权势治民，故有尼希利会党。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贤者亦复乐列名于会中。其意谓民间受苦过深，故不但俄皇之大权在所必去，即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其铲除净尽，然后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势振兴必远胜于曩日云云。此会中忿激过甚之言也。其余则大半无异心，故能去其积习，不专恃权势，而学欧西之体贴民情，上下自胥安矣。

考之欧洲各国上下议院，近年新订公举章程。法兰西上议院员，由上议院自举者四分之一，由通国二十一岁以上人公举之议员转举者四分之三；下议院员，为通国中二十一岁以上人所公举。比利时上议院员，由每年纳赋合华银六两以上之众民公举；下议院员，同上议院。奥斯马加上议院员，有君所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间年二十四岁以上，薄有田产者，皆可公举。恒加利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下议院员，年二十岁以上之民，每年纳赋合华银三两二钱者，皆可公举。普鲁士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亦有君所命者；下议院员，年二十五岁以上之民，按纳粮之额数以分举官之员数。日耳曼联邦上议院员，各小邦政府所举；下议院员，比户可举。丹墨上议院员，有为王所命者，其大半则由民间公请下议院员所举；下议院员，年三十岁以上之民所举。英吉利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已纳赋赈贫者，比户可举。意大利上议院员，君命之；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岁以上，每年纳赋合华银四两者，皆得举。希腊仅有一议院，其议员皆成丁以上之民所举。葡萄牙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民间公请下议院员公举者；下议院员，凡民一年中入款在华银八十八两以上者，皆可举。荷兰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下议院员，凡二十三岁以上，纳赋华银六两以上之民，皆得举。俄罗斯无议院，大权皆操之于君。日斯巴尼亚上议院员，君与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举官会所举。瑞士上议院员，各省

会所举；下议院员，凡男子年二十一岁以上者所举。瑞威仅有一议院，其议员分作两班，凡民二十五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一百三十二两者，皆可举。瑞典上议院员，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一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二百二十四两者，皆可举。塞尔维亚上议院员，王命之；下议院员，凡年二十一岁以上之纳赋人所举。罗美尼亚上议院员，有田产若干者即可举；下议院员，凡民成丁能识字者，即可举。

议院之设，原以示大公无我，上下一体也。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既有议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于奉上。猗欤休哉！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

公举（甲午后续）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使士为佳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贍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己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貽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意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赠，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愜，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能能否胜

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

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器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浅深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哺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传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今国家既下诏求贤，凡位列宰辅及部院名公，封疆大帅，既遇此难得之遭，自必踊跃欢欣，各举所知，以仰答求贤若渴之意。然荐贤者，平日既未于海内奇才留意物色，则此时举以应诏，自难必果系千人之美，万人之杰，踌躇四顾，中选者颇难其人，不得已而始以亲旧中之稍有节操，或以著书立说自炫者取以塞责。其于体国经野之谋，拨乱反正之略，茫乎未有得也，曾何裨于实用乎？尤甚者，则以奔竞为能，以干求为事，或奔走王公之门，或夤缘津要之路；且有巧显者作尺一书，为之先容者。辟幸进之门，广苞苴之路，而人才自此不可同矣？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君(甲午后续)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原其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借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立国会中人，即下议院之人，法民创立，行新政，除积弊，勃然振兴，各国闻风而起，新法不准行，乃愈压而民愈乱，因变君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救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裂，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问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

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瞶，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无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

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乎！孰使之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已极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何则？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贤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为万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惓惓焉瘁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苻；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愒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何？则曰：无难也。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者，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故知君人者，欲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噫！